

钱锺书研究丛书

钱锺书

读钱识小

徐达宋秀丽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钱识小/徐达 宋秀丽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9

(钱鍾书研究丛书/辛广伟 李洪岩主编)

ISBN 7-5434-4517-4

I. 读… II. ①徐…②宋… III. 钱鍾书-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1428 号

丛 书 名	钱鍾书研究丛书
主 编	辛广伟 李洪岩
书 名	读钱识小
著 者	徐 达 宋秀丽
责任编辑	王鸿雁
装帧设计	墨 童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99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517-4/I·696
定 价	10.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缘 起

钱鍾书先生是我国当代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作家,有“文化昆仑”、“一代鸿儒”之誉。其著作博大精深,融贯古今中外,被视为人类文化中具有经典性的巨著。“钱鍾书研究”已成为当代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钱学”方兴未艾。

为全面系统地展现近年来钱学研究的成果,亦为今后的钱学研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们决定编辑出版《钱鍾书研究丛书》。

《钱鍾书研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天地,它以容百家之言、促学术交流为己任,以反映钱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总体面貌、推动钱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目的。它是所有钱学研究者的园地。

我们期待此套丛书的出版,能使目前的钱学研究再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5月

责任编辑：王鸿雁
装帧设计：墨 童

钱鍾书研究丛书

策划 主编 辛广伟 李洪岩

- 智者的心路历程 李洪岩 著
- 钱鍾书生平与学术
- 真精神 旧途径 胡河清 著
- 钱鍾书的人文思想
- 撩动缪斯之魂 李洪岩 辛广伟 编
- 钱鍾书的文学世界
- 槐阴下的幻境 张明亮 著
- 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
- 东方睿智学人 王卫平 著
- 钱鍾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
- 《管锥编》与杜甫新解 [德] 莫芝宜佳 著
马树德 译
- 《围城》面面观 周 锦 著
- 诗兴智慧 田建民 著
- 钱鍾书作品风格论
- 在澹定中寻觅 李廷华 著
- 钱鍾书学术的人间晤对
- 读钱识小 徐 达 宋秀丽 著

目 录

论文学作品中的生死观	1
钱鍾书对历史的理解	12
钱鍾书心中眼中之司马迁	25
诗文用典论	39
论“穷而后工”	50
水怀珠而川媚	60
陆机《文赋》“知”“能”说	70
陆机《文赋》“方”“圆”说	80
钱鍾书论《诗品》	92
诗为艺事 以诗解《诗》	104
论“奥伏赫变”现象	116
钱鍾书论《沧浪诗话》	123
钱鍾书独创的训诂移笺法	135
《管锥编》的训诂理论与实践	149
《管锥编》对传统训诂批评的独特视角	164
《管锥编》正诂范例简介	178
《围城》用典论	192
钱鍾书论镜	205
钱鍾书论钱	213
钱鍾书论交	221
后记	226

论文学作品中的生死观

人生百年，终唯一死。生死，乃人生之大限，自然之法则。其间变幻无穷，深奥难测，《论语·先进》曰：“不知生，焉知死”，连孔圣人尚且感到难以索解，况常人乎？对于这个扑朔迷离而又饶有趣味的难解之谜，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有过许多探索，作过不少论述，文学家的描写和议论更是浩如烟海，比比皆是。笔者就钱鍾书先生《管锥编》和其他著作中的论涉，兼读书涉猎所及，作一番议论，也算是一种文化研究吧。

人生出世曰生，离世曰死。而于出世与离世之间的数十年时间里，通常则命之曰在世。所谓“在世”，即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过程。由微观而言，此时此刻，是我非我，非我是我，随灭随生，随生随灭；“在世”，其实也就是缓慢地逝世，一若西语中死字之“进行时态”。禅家者流论悟有顿、渐之别，况之以死，则也似应有“渐死”、“顿死”之分。就“渐死”而言：

生，就是在不断地死，因此“活着”也就是“死着”。生就是死，生之过程的结束，也就是死之过程的完成，由“渐死”而成为“顿死”。然而，由于常人总是恋于生而惧于死，宁欲生而不欲死，是故宁曰生而不曰死，不叫“死着”而唤做“活着”。

然则，何谓“渐死”？《庄子·秋水篇》有云：“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为乎，无不为之乎，固将自化。”《列子·天瑞》曰：“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态，亡日不异，皮肤爪发，随世随落，非婴孩时有停而不易也。间不可觉，俟至后知。”如果用现代科学术语说，就是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周而复始，直到生命终结。用哲学家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由渐变而至于突变，由量变而达于质变。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而回，乡音无改，两鬓已衰，相见不识；在情理之中，亦在情理之外。今我昔我，既同而异，昔我今我，虽异又同。数十年间，不知老之已至，亦死之渐者也。释氏《肇论·物不迁论》第一云：“少壮同体，百龄一质，徒知年往，不觉形随。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邻人皆愕然。”此亦同知章回乡诗意也。邵雍《击壤集》卷十二《寄曹州李审言龙图》之二曰：“向日所云我，如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后来谁。”人生一世，积时为日，积日为月，积月为年，年年岁岁，无日不异；今我昔我，犹昔非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若薪有尽而火仍传，子临川而水向东。钱鍾书说：“斯宾诺莎言人身中新陈代谢，每至通体都失本来，何待横尸，方为死亡。”识得“渐死”之义，便知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死一也之理。梁王僧孺《初夜文》曰：“殊不知命均脆草，身为苦器，何异犬羊之趋屠肆，麋鹿之和膳厨。”葛洪《抱朴子·内篇·勤求》曰：“里语有云：‘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长阿含经》之160《阿兰那经》：“人命如缚贼送至标下杀，如屠儿牵牛羊杀，子随至举足，步步趋死。”《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1236：“次修死想……如囚趋市，步步近死；如牵牛羊，诣于屠肆。”但丁云：“人一生即向死而趋。”一诗人哭父云：“吾人出胎入世，即为启行

离世，日生日长，愈逝愈迈，以至于毕程。”有人悼亡友曰：“请少待毋躁，吾正登途相就，每过片刻即近汝一步。”又一诗人云：“坐知死为生之了局，人方向死而趋，逐步渐歿。”有一哲学家曰：“人至年长，其生涯中每一纪程亦正为其志墓碑，而度余生不过如亲送己身之葬尔。”叔本华之言尤为直截了当，曰：“吐故泄秽，即肉体之部分死亡。人于大死、全死以前，无时无日不小死。”亦即上文所云“渐死”、“顿死”之谓也。西方古诗有云：“生命即息息相续之死亡。”当世名家小说中有托为医生语，直是一语破的，曰：“生即死。”

生即为死既如上述，则增年即减年亦同理可知。古罗马哲人云：“吾人每日生正亦逐日死，生命随日而减，其盈即其缩。”盈即缩，长即消，增即减，多即少，多活一天，便将少活一天。是由生死不同之两端观之，故长短各异，消长有别耳。宋朝范石湖《丙午新正书怀》云：“人情旧雨非今雨，老境增年是减年。”刘克庄《乙丑元旦口号》亦发此咏叹。钱鍾书一九八八年初《与吴忠匡书》云：“衰老即是一病，病可治而老难医，病或日减，老必日增，乘除消长。陶篁村句云：‘老来无病亦支离’，况有病乎！”于生老病死，可谓至人至语。按，纵然无病，《红楼梦》不亦云乎：“老健春寒秋后热”，皆为转眼即逝、来日无多之事也。

然则，仅就人生“在世”——“渐死”着的这数十年间而言，又生活得如何呢？一曰人生短促，再曰人生唯艰。年寿有尽而烦恼频增，欢乐之日屈指可数，而痛苦之时弥漫无穷。《庄子·盗跖》云：“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痾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人生短促、艰难之说，二者俱矣。《列子·杨朱》云：“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数十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无一时之中尔。”白居易《狂歌词》云：“五十已后衰，二十已前

痴，昼夜又分半，其间几何时？”杜牧《九日齐安登高》云：“人世几回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独孤及《冬夜裴员外、薛侍郎置酒燕集序》：“一年解颐笑，几日如今朝！”又《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联句赋诗序》：“裴侧弁骂曰：‘百年欢会，鲜于别离，开口大笑，几日及此？日新无已，今又成昔！’”范仲淹《剔银灯》曰：“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王观《红芍药》云：“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中，宁无些个烦恼？”卢疏斋《蟾宫曲》云：“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岁尪羸，五十岁平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唐寅《一世歌》云：“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阴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又，《七十词》云：“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吉朋记回王（Caliph Abdalrahmen）自言在位五十余年，才两来复。又一帝（Emperor Seghed）自计毕生悦愉不过旬日。拉勃吕埃谓：“必待乐后笑，或且至死无启颜之时；倘以快意之日计晷，则享遐龄者亦只得数阅月差不虚生而已。”十七世纪意大利诗人赋《人生苦》，自慨年将五十，而取生平心畅神怡之时刻累积之，难盈一日。歌德亦言生世七十五载，而合计欢忻之日，先后差足四周耳。当世意大利小说名作中主人翁老病垂死，卧榻回忆终身七十三年，唯二三年尚非浪度，其余莫不为忧苦烦恼所耗磨。“人生与忧患俱来”。人生常恨，如水常东。我国汉魏晋诗文中道及人生短促、人生苦难者尤为习见。《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秦嘉《赠妇诗》：“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赵壹《疾邪诗》：“河清不可俟，人命

不可延。”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植《送应氏诗》：“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又《杂诗》：“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徐干《室思》：“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何晏《拟古》：“身常入网罗，忧祸一旦并。”张协《七命》：“愁洽百年，苦溢千岁。”陆机《叹逝赋》：“伊天地之运流，纷升降而相袭。日望空以骏驱，节循虚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时飘忽其不再，老畹晚其将及。怆琼蕊之无征，恨朝露之难挹。望暘谷之企予，惜此景之屡戢！”阮籍《咏怀》云：“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连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大发感慨，云：“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意虽相反，而于人生短促之感则相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唯其人生短促、人生唯艰，于是就有借酒浇愁以忘忧者，有及时行乐图眼前享受者，有养性全身以保其天年者，有求仙访道以期长生者，有立德、立功、立言企求精神不死者。其人其事，其文其诗，亦不胜枚举。

中国古时有一种说法，因为人具七情六欲，故人的生命短促，情与欲足以戕害年寿。《诗·隰有萋楚》篇，钱鍾书先生释为：“此诗意谓：萋楚无心之物，遂能天沃茂盛，而人则有身为患，有待为烦，形役神劳，唯忧用老，不能长保朱颜青鬓，故睹草木而生羨也。家室之累，于身最切，举示以概忧生之嗟耳。”唐元结《系乐府·寿翁兴》：“借问多寿翁，何方自修育？唯云顺所然，忘情学草木。”草木无情，自可多寿，故长寿之秘诀便是“忘情学草木”。姜夔《长亭怨》：“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许。”杜甫《哀江头》：“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鲍溶《秋思》之三：“我忧长于生，安得及草木。”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戴敦元《饯春》：“春与莺花都作达，人如木石定长生。”均此意也。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陈

著《渔家傲》词：“天为无情方不老”，《易·乾元》：“各正性命”，孔颖达疏：“天本无情，何情之有？”《豆棚闲话》卷十一载《边调曲儿》云：“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饿杀。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均言上天无情，故能永久。《中庸》曰：“上天之载，无声无闻，至矣！”盖颂其伟大、至高无上以外，以其无情而永久，意亦在其中矣。“近世意大利有学人而工诗者，作《碧空》之篇，略谓彼苍者天，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仍如斯，无感情，无知觉，不病不衰，不死不灭，不朽不腐，冷如冰，覆如坟，无边无际，压盖下界”。钱鍾书此例正好与上文印证，其揆一也。然而人若同草木一般，无知无觉，无情无欲，无所作为，纵然长存于世，虽生犹死，又有什么意义呢？

自古以来，期长生、求不死者，代有人在，然而皆以失败告终。客观上无法实现的愿望，转向主观世界领域里去研讨，于是就有齐生死之说。达人知变，至人识道，仅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宽慰和解脱。《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曰：“景公游于牛山，临齐国，乃流涕而叹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国而死乎？使古而无死，不亦乐乎！’左右皆泣。晏子独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数也。物有必至，事有当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无死，古之乐也，君何有焉？’”陆机直作达人达观之论，其《叹逝赋》有云：“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岂兹情之足搅？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在殷忧而弗违，夫何云乎识道！”至道在握，怡然淡然，无荣无辱，自消自长，对生死而坦然，何矜晚而怨早！

然则言人生短促而艰难者，莫过于《楚辞·远游》，曰：“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钱鍾书笺释曰：“不言短而反言‘长’，已出意外；然‘长’者非生命而为勤苦，一若命短不在言下者；又命既短而勤却长，盖视天地则人生甚促，而就人论，生有限而身有待，形役心劳，仔肩难息，无时不在勤苦之中，自有长夜漫漫、长途仆仆之感，语含正反而观兼主

客焉。‘往者余弗及’，谓古人之命皆短，‘来者吾不闻’，谓‘吾’之命亦短，均与‘天地无穷’反衬。始终不明道人命之短，而暗示人生之‘哀’尚有大于命短者。余味曲包，少许胜多。”其“长勤”之苦甚于命短，足见苦之尤也。

夫命短已为苦，“长勤”苦更甚，人生既然如此，“长勤”又复如彼，那么何不求速死，以免除形役心劳、苦日难度呢？即陶渊明《自祭文》所云：“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其实，生虽非易，死亦实难。郁达夫诗《新婚未几，病症势危，斗室呻吟，百忧俱集。悲佳人之薄命，嗟贫士之无能，饮泣吞声，于焉有作》有云：“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按，“甘”字可作甘甜解，亦可作甘心解。死之“非甘”，亦正谓死之不易。然而死又有何难？周作人曾作散文，题为《死之默想》，其中有云：“窃察人怕死的原因，自有种种不同，以愚观之，可以定为三项。其一是怕死时的苦痛，其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其三是顾虑家族。”先来说怕死的第一个原因。如上所述，人生既为苦海，茫茫无边，难以跨越；死正好是人生痛苦的解脱。且如以上引文所称，人生数十年，只有几天、几周、几月，最多有几年是快活的，其余日子都在烦恼和痛苦之中，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一死了事，从此永不痛苦，这有什么不好？如果因了死的痛苦而要去忍受数十年的痛苦，不是有点因小而失大，太不合算了吗？而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古训犹在，何以竟有痛苦而甚于死，以至于怕死而不死者呢？文章说：“苦痛比死还可怕，这是实在的事情。十多年前有一个远房的伯母，十分困苦，在十二月底想投河寻死（我们乡间的河是经冬不冻的），但是投了下去，她随即走了上来，说是因为水太冷了。”冷水难挨，较死为甚，宁可恶活，不甘惨死，恐怕她原先的痛苦不甚惨烈，尚可忍受故也。再说第二个原因，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周作人说：“我们看路上许多乞丐，都已没有生之乐趣，却是苦苦的要活着。”乞丐的勉强求生，与其说“舍不得人世的快乐”，毋宁说是为了忘掉人生的痛苦。“近代一意大利人作诗，谓有发狂疾者，自言登大宝为国王，颐指气使，志得意满，其友延医疗之，神识既复，

恍然自知娶人子也，乃大恨而泣曰：‘尔曹杀我！昔者迷妄，而我之大乐存焉，今已矣！’”现实之所无，便从幻想中求之，此为人之自我抚慰之本能，浪漫主义文学缘此而生矣。忘掉现实之痛苦，追求梦幻之欢乐，正亦暂时麻醉、解脱之一途。故尼采尝说善忘为至乐之本也。我国古代小说、戏曲中的《邯郸》、《南柯》皆此类也。第三个原因，“顾虑家族”。谓人死后必使家属堕入痛苦之深渊，欲死者预想此种惨状，改弦更张，不如不死。此真操未续颠，谬秩序玄黄，说甚牵强，不足为训。

其实，人之怕死，恐别有缘故在焉尔。一曰：担心人死之后不仅未能摆脱苦难，反而更陷入难拔之苦海，永无出头之日。宗教界里的原罪说便是极大的威胁。世人皆有罪；此外，人也自然难免会有过错。这些过错和罪恶，在人死之后是会受到报应和惩罚的。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提出过这个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柳妈的诡秘预言进一步得到了证明。“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祥林嫂的精神因此被轰毁，满怀着以为人一死便可解脱苦难的全部希望破灭了。“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正如巴尔扎克所说：“预料的祸事往往会来到”，祥林嫂一生受尽煎熬，不期死后“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生虽凄然，死更惨然，这就堕入了欲生不能、求死不敢的苦境。祥林嫂不敢贸然去死，而又恰恰死于对死之恐怖。借用王国维评《红楼梦》的一句话，真所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人死后，固然有人炼狱、受磨难者；然而人死后也有升天堂者。登天堂者又如何呢？

对曰：天堂也未必快活。《太平广记》卷七《白石先生》：“彭祖问之曰：‘何不服升天之药？’答曰：‘天上复能乐此人间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抱朴子·内篇·对俗》：“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非一，但更劳苦。’故不足役役于登天，而止人间八百余年也。”彭祖以新

仙奉事尊官，虽神仙而更劳苦，宁在人间八百年，亦拒不升天，足见天堂并非稀世宝地也。在中外文学作品中，神仙思俗、仙女下凡的故事，比比皆是。《太平广记》卷二十《杨通幽》上元女仙曰：“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居于人间。”卷六十五《赵旭》，天上青童曰：“久居清禁……时有世念，帝罚随所感配。”刘禹锡《巫山神女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天堂至乐何以会有巫山云雨这般风流韵事？只要看看，牛郎织女，遥隔天河，一年一会，可望难即，便知神仙也有苦难言。古希腊神话多言天神求妃偶于人间，就是众神之主的宙斯也筑外室香巢于人世间，至有“牛奶路”之说。由此可见上界日月难于消磨，天神颇苦清静，无事而又无聊，寂寞而又沉闷，天堂实在也并非理想之地。周作人于《死之默想》一文中说：“即使照神话故事所讲，那种长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点儿都不喜欢。住在冷冰冰的金门玉阶的屋里，吃着五香牛肉一类的麟肝凤脯，天天游手好闲，不在松树下著棋，便同金童玉女厮混，也不见得有什么趣味；况且永远如此，更是单调而且困倦了。”老实说，此等敬老院一般的神仙生活，那些老神仙精力衰退倒也罢了；至于青年女子，自当不耐寂寞，不是思凡，便是伤春，难免下凡来寻欢作乐一番，了却相思孽债，像《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一样。由此可见，天堂也不足令人向往。故《北齐书·方伎传》曰：“又有张远游者，显祖令与诸术士合九转金丹，及成，显祖置之玉匣云：‘我贪世间作乐，不能即飞上天，待临死时服。’”《太平广记》卷十九《李林甫》：“二十年宰相，权重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然则，富贵之人不愿神仙，贫贱之人不配神仙，天堂安设哉！

曰：天堂之上可以长生不死，不如人间来去匆匆。然而，上天、下界之时间观念绝不一致。释贯休《再游东林寺》第一首云：“莫疑远去无消息，七万余年始半年。”自注曰：“人间四十年，兜率天一昼夜。”《太平广记》卷六十八《郭翰》，织女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彼”，指天上也。卷六《东方朔》：“朝发中返，何云经年乎？”谓人世“经年”，仙界才半日。又俗云：“山中方七

日，世上已千年。”《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天上一日，相当于人间几许，纵然说法不一，然而上天时间过得快，人间时间过得慢则众说无异也。若是在地狱里，则时间又比人间过得慢得多。段成式《酉阳杂俎》曰：“鬼言三年，人间三日。”安世高译《十八泥犁经》谓地狱有以“人间三千七百五十岁为一日”、以“人间万五千岁为一日”者不等，“大苦熟之狱”至以“人间四十八万岁为一日者”，说法各异。钱鍾书云：“盖人间日月与天堂则相形见多，而与地狱日月复相形见少，良以人间不如天堂而地狱苦又逾人间也。常语称欢乐曰‘快活’，已直探心源；‘快’，速也；速，为时短促也。人欢乐则觉时光短而逾迈速，即‘活’得‘快’。”反之，则时光难挨，度日如年，德语的“沉闷”（Langweile）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仲长统《昌言·理乱篇》：“夫乱世长而化世短。”张华《情诗》：“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王建《将归故山留别杜侍御》：“沉沉百忧中，一日如一生。”古希腊诗人云：“幸运者一生忽忽，厄运者一夜漫漫。”一拉丁诗人云：“人生本短，疾苦使之长耳。”又，西方史学鼻祖记波斯王叔语曰：“灾难频仍，重之以疾病为患，人有生之日虽短而只觉其长。”钱鍾书更进一解曰：“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动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永生’的滋味。”然而，果真活得快，也未必乐，周作人如是说：“仙家的时间是与凡人不同的，诗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所以烂柯山下的六十年在棋边只是半个时辰耳，哪里会有日子太长之感呢？但是由我看来，仙人活了二百万岁也只抵得人间的四十春秋，这样浪费时间无裨实际的生活，殊不值得费尽了心机去求得他；倘若二百万年后劫波到来，就此湮然，将被五十岁的凡夫所笑。”而且，“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作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三十年做了一世人，在天上还是个初满月的小孩。”

人总是要死的，无论年少年长。死的到来，与生同样地严肃而